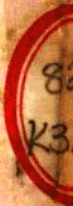


叔叔的他和亞凡

譯立常李 著林格·E 聯蘇

版出社版出建文



表現一個完整思想的一組字叫做一句句子。我現在把這句文法上的話照樣抄在這裏。這正是三年前，我在停學三年以後，再開始學習的東西。

那時，我開始是溫習我們在前四班中所讀過的俄語，我在溫習當中，我把第四班裡所讀過的其他科目也統統複習了一遍。第四班中的其他科目，就是：算術，本國歷史，地理和自然科學。這樣，我在經過三年的停學而升入第五班時，便把所有這些科目統統複習過了。

停學是六年前開始的，當時我正十歲。但我那時已讀完了四班。停學是我十三歲的時候才終止的，在那時候，我除了在那四班中讀到過的東西以外，什麼也不知道。

但從那時候起，現在又是三年多過去了。在這三年當中，我補起了前三年停學中所荒廢的時間。我讀完了第五班，第六班和第七班。我現在十六歲，正在讀第八班了。我將在十七歲的時候讀完第八班，到了十九歲，我便可讀完第十班了。

我很渴望早一點讀完高級學校，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可以在一個冬天裡讀完兩班課程的高級學校

。至少，我們學校裏就沒有。

當然，我決不放過能够在課外多學習一點的機會，尤其是俄文和文學，不過那並沒有什麼分別。在俄文上，我現在是班上第一名。雖然這樣，我很渴望對我的祖國語言，真正好好的學習一番，這樣，使我能够像維拉，蜜克海洛芙娜講得一樣的好，講得一樣的漂亮，而且因為現在又沒有人來干涉我了。沒有人會跑過來，從我的手上把書奪過去，朝我的臉上亂打，而且把我坐着的椅子踢掉，把我和椅子一齊踢倒在地板上。

現在我幾乎常常能把豆點和其他的標點符號用在很適當的地位，而且很少拼錯字母。維拉、蜜克海洛芙娜昨天給我的習寫功課打了一個「五」分。

我現在也能够很準確地用直接語法了。有時候，當蜜克海洛芙娜在她要我默寫的功課上採用直接語法，或要我們在作文上用直接語法的時候，我甚至很喜歡它了。

就是在家裡，我也決不放過學習對話的實習機會，這樣以便熟習這類辭句的用法，像：「我說」，「他回答」，「我問他」，「反駁」等等。我試着把它們放在一句子的末尾，放在一句子的頭上，放在一句子的中間，這樣就使文章句子的變化更多一點。

我知道這不是我必須學習的主要東西。維拉·蜜克海洛芙娜也這樣說過。但這總是我未來知識的成分之一，而還在一定的時間內總得放在一定的地位上，這樣使我以後所學的其他一切東西也能够完全地落在適當的地位上。

這就是為什麼我竭力想在學校裡的功課以外多讀一點，多寫一點的道理。

我現在已能够很容易地把一句直接語法變成一句間接語法，反轉來也一樣能够，假使有必要的話。比方，我能寫：「凡西亞叔叔說他現在再去找找山薯看。」但我也能把它寫成這樣：「凡西亞叔叔說：『我現在再去找找山薯看。』」這裡，凡西亞叔叔所說的意思沒有因此而發生什麼改變。「我想我要到鄰村去了」，凡西亞叔叔說，「看看我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些山薯。」「凡西亞叔叔說，他要到鄰村去找一些山薯來。」

「凡西亞叔叔，你為什麼這樣老是去找山薯？」有一次我問他。

「為什麼？」他答道：「這樣，我和你在這個冬天裡應該有足够的東西吃啊。」

「但我們不是已經是有四滿袋了嗎？」我告訴他說。

「那是不够的，」他答道：「像你和我這樣貪吃的豬仔必需要十袋，不是四袋。」

「但爲什麼別的人跑去找山薯，立刻就找到，帶了回來了呢？」我又問道。

「他們運氣好，就是這樣，沒有別的，」他答道，「他們一定一下子就走進一個富有的集體農場裡去了。我運氣沒有這樣好。」

凡西亞叔叔把他的一頂滿是油膩污漬的帽子頂在一手指上，木木地站了一分鐘，眼光凝視着房內的一個角上，然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開始脫掉他的滿是石油渣子和石油氣味的工裝褲。在窗子裡照進來的明亮的光線中，他的年輕的，晒焦了的臉孔看起來變成紫銅的顏色，像是一個印第安人的臉孔。

「你今天又煩悶了，凡西亞叔叔，」我說。「你一定是在找你那梳兩根長辮子的姑娘，而且還沒有找到，是嗎？你是一個心裡有隱病的人，我知道。你壓根兒就不是在找什麼山薯。你在找那個姑娘。」

凡西亞叔叔沒有回答。他在忙着脫他的工裝褲子。他坐了下來，脫掉他的長靴，以便脫掉他的工裝褲容易一些。

……我要在今年年底以前，對文法作一次通盤的研究，因爲我很渴望能儘快的懂得它。

除此以外，我要開始研究俄國文學史，因為我高興能儘快的知道俄國文學是怎樣開始的，是怎樣發展的。我要知道從古時候到現在，我們俄國人民所歌唱的，所敘述的一切。而且當然我將懂得一切，只要我去讀，我去研究就是了。現在沒有人會來阻止我了。即使伏洛蒂亞，史米諾夫真的嘲笑我的話，我也毫不在意。當他叫我書蛀虫的時候，其實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譏笑什麼。他是什麼都很好。當打仗的時候，他離開前線遠得很，他住的地方是在老遠的後方，他像打仗以前一樣，平平靜靜的上學校去，他根本不知道烈查德，華爾姆是什麼人。

但我不向他進攻。我甚至於不想和他解釋什麼東西。為什麼我要向他解釋呢？反正他什麼都不願意懂得，解釋還不是一樣的嗎。當他戲弄我的時候，我就是不理他。

我承認，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孩子，而且比我能幹得多。他在一切科目上都能很容易地得到很高的分數。班上別的孩子說：「五」字的分數自己在找他耍。但即使真的這樣，我也一點不在意。我甚至於高興他是這樣的一個好學生。這就是說當他大起來的時候，他會更聰明的，而且會懂得他現在還不懂的東西。但在現在他還是和戰前的伏洛蒂亞一樣。

凡西亞叔叔則就大不相同了。當他在戰後找到我的時候，而對面的看了我一分鐘，立刻他就猜到

了：

「你一直在德國的佔領下生活嗎？」

實際上，我並沒有回答他什麼，我只是繼續疑疑惑惑地看著他。他向我笑笑，以消散我的疑惑，然後問道：

「你不記得我了嗎？」

我是記得他的。我的媽媽是他的姐姐。剛剛在戰爭開始前，我們上城去和他玩了幾天，所以我記得他很清楚。那時他是在當汽車夫，空的時間，常常和一羣青年舞蹈家去跳舞。

我看過他跳舞，起初，他跟媽媽在沿著圈子走，當其餘的人和著音樂拍起手來的時候，他便把媽媽留在圈子的中心，讓他拿著一塊手帕在那裡舞動，他自己就開始去跳踢腳舞。（註一）但他並不立即就跳踢腳舞，他先一跳跳到空中，他跳得那樣高，可以在空中把身子一彎，他那美麗的頭髮便碰到了他紅的羊皮靴的尖端。當他在這樣表現的時候，他一面大聲地拍著手掌，這樣以後，他開始表現一種空中技術使房間的地板全搖動了。到了那種情景，我也開始一面跳躍著，一面拍著手掌，歡喜得大叫大嚷了起來。那是我們多麼美妙的一段時間啊！

是的，我記得他的，但他為什麼在微笑呢？我不願意給人家笑……

「你還沒有找到什麼人嗎？」他問我，但沒有等我的回答便又加上一句：「我也沒有。你和我，凡亞，現在已經沒有別的親人了。」

他又盯着我看了一個，於是忽然提議道：

「來，跟我到城裡住罷。我有兩間房間——現在都空着沒人住呢。」

「我將在這裡上學」我回答道：

「你在城裡也可以上學的。不要怕。我的工錢足夠我們兩個人生活的。當你讀完高級學校的時候，你可以再升學去研究。我要看到你完成畢業。到了那個時候，你可以再還給我的。」

這就是他所說的一切。我想他將問我獨個人生活時的一切情形。他是有充分的資格可以這樣問我。他是我現在唯一的親人。當我想到又要把我的全部事情第幾次的重述一篇時，我已開始感到悲感了。爲什麼要一次次的重述而沒有完的一天呢？

但是不，他並不問我任何問題，而他也不想告訴我關於他自己的什麼事情。他只是向我這樣提議，等待我的回答，用他灰藍的眼睛，靜靜地，注意地瞧着我。假使人們對他說：

「你做了件好事，把這個幼小的孩子帶去，而且使孤兒有了家，他將帶給你好的運氣。」

凡亞和他的叔叔

凡西亞叔叔就這樣回答：

「我在替自己找一顆心，用它來溫暖我自己。」

我又把他的臉孔注視了一番，他的臉孔已經被太陽燒炙得黑黑的，我已不再那麼急急地把眼先從他的臉上移開。打仗以前，他臉上連一絲皺紋都沒有的，他的眼睛常常閃露着一種光明和喜悅的神情。但現在，他的眉毛中間已經有兩條深深的皺紋，這兩條皺紋是那麼深，甚至于在他微笑的時候也不能消失。而他的眼睛也是這樣，假使說還有一點光明而喜悅的神情留在那裡面的話，那也是藏在很深很深的地方，而且已經凍結了起來，好像是在等待着什麼似的。有許多赤熱的瓦礫，人們在那裡燒磚子，原坯的泥磚從那裡而出來就變成赤熱，堅硬而且堅固得堅得起最硬性的壓力。

凡西亞叔叔看起來就是這樣，他彷彿曾經受過可怕的高熱，彷彿一次又一次地變堅硬了，而又彷彿這樣以後又沒有改變了什麼。這兩條皺紋像是凍結在他的薄薄的鷹嘴鼻的上面，而他眼睛裡的生命的光亮也已凍住了，他那瘦削的雙頰看起來也像上面的兩塊顴骨那麼深陷和崢嶸，就是他的嘴脣的線條呆板地從不改變，甚至于當他沉默的時候，也還是那原來的線條。

這兩根線條，在嘴角上顯得非常尖銳，彷彿這兩片嘴脣是在他臉孔赤熱的時候彫刻出來的。刻的

時候微微地有點切進皮膚裡而去，邊緣一高一低的不大平滑，但是顏色很紅，非常堅固的樣子。假使他說了一個字，于是他的嘴唇就落回原來的地位，而且不願掀動一下，正像他沉默時的整個臉孔一樣。假使你把凡西亞叔叔的眉毛和頭髮染黑，看起來就像一個真正的印第安人，只有明亮的眼睛不像。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正真活的印第安人，只有在書上讀到過。但我喜歡他們的面孔，這樣英俊，雄偉和好像古銅似的顏色。印第安人也是非常熱愛自由，他們有些部族到現在仍拒絕給白臉孔的美國人做工，在美國西部的大草原上自由在地到處漫遊。

我也像一個印第安人那樣的漫遊過，但只有在天氣好的禮拜天，而且也不是在大草原上，只是在森林中。我們這裡有非常大的森林。從城外伸展開去十足有三十八公里。森林裡面有狼，有狐狸，野兔和松鼠。以前，裡面常常還有熊和山貓。人們說，戰爭的時候，遊擊隊把它們殺光了。

我很深很深入地走進森林裡面，經過叢林和池沼，差不多有十公里或十五公里遠。在那裡我有我自己踏出來的路徑和隱藏的地方。在那裡我甚至于有秘密的住處在兩株粗大的縱樹的枝葉之間和一株枝極縱橫的大樺樹上。那裡還有一個泉源，它從沙石的地面上流出來，蜿蜒在長滿了鮮苔的石頭之間。

我沿着這些赤裸裸地看得見的路跡非常快的跑進去，跑過多少密密的矮樹，手裡則那着一把斧頭

。我跳過地上很深的溝道，竄過長滿蒼苔的玉石和樹根，這些樹根是從四面八方的大樹幹伸過來，突出在地面上的，又粗又長，盤盤曲曲糾纏在一起，像是許許多多的大蟒蛇。

我在一瞬之間就爬上我的樹上，嚇走樹枝上的鳥兒，身子靠在一枝大樹枝的頂上。我能够用一只手登上五分鐘，那時，另一只手則拿着斧頭，張望一下有些什麼可以採集回去的東西。

我覺得在那森林裡好像摩格里在叢林中一樣。但一定沒有人知道我在那裡做什麼，因為我已經十六歲了。我不敢假定任何人在十六歲這時還做出些優裡優氣的舉動。

但當戰爭開始的時候，我還只有十歲，我那時也不知道這種遊戲是印第安人的玩耍。就在以後的三年中，我也一點不知道。

在以後的三年中，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世界上有一種德國人，一個很好很強大的民族，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所有民族中最文明，最有天才和最堅強的民族。這就是我在三年當中，人家叫我知道，叫我記牢的一切。而且假使我一旦忘記的話，華爾姆先生，這個也很文明和強健的人，便會幫助我記得它。

他是那麼強健，他只要用一本書在我的頭上一擊，就把我從椅子上打出去了。他會從我的手上把

帶着回去，斜眼瞧瞧這本誓，然後就用它打我。但他會得先微笑一下。一面微笑一面搖頭。于是把手臂向後舞動一下，就朝我打來了。他常常確實以爲這只是輕輕的一擊，因爲我是很容易這樣被打倒的。假使我沒有跌倒，他就會一脚把我坐着的椅子踢掉。當然，這樣就把我弄跌倒了」。

他是一個非常強壯的人。當他每天早上拿一塊濕布擦身子的時候，我看見他的手臂和肩膀是多麼肥壯。他的前胸和背部的白色的皮膚常常擦得紅紅的。

假使他注意到我在看他，他一定會微笑一下，而且說：

「我看見了我們的小野蠻人眼睛裡的驚疑。一點不錯，我常常給他看到一種相當不平凡的神氣，那不是這樣的嗎，我的朋友？實在說，那有什麼可驚奇。不過，在這個野蠻國家裡的人民是不知道崇拜一個健康的，美麗的體格的。要知道健康和美麗的身體是一個有高等精神組織的民族的特徵呀。」

當他一開始這樣的會話時，我常常竭力溜開。因爲，無論怎麼樣說我一點也不懂。但你假使失掉第一個機會以後，再要想溜走，那就相當難了，所以我只有站着聽，眼瞪瞪聽着他那擦得血紅的潤潤的胸脯，瞧着他那淡紅色的皮膚在褲腰帶上打成兩條粗粗的肉紋的肚皮。

「由于在我之上的人們的意志，」他說下去，「我奉命担当起大日耳曼民族和我們已經把他們

從布爾喬維主義的桎梏中解放出來的俄國人之間聯繫任務。我保有完成這一高貴任務的一切條件——對無心錯誤的人們仁慈寬大，對敵人冷酷無情的能力。你應感謝你這個好運氣的年齡，因為它給你享受德國未來的一個快樂的機會。」

我還記得華爾姆先生所說的許許多多話。他講得很好的俄國話，而且也許從來沒有拼錯過字。但奇怪得很，雖然他的俄國話講得這樣好，他嘴裡出來的話語總不是俄國人說的。他的發音這樣準確，沒有一個俄國人是這樣的，所以你能夠立即說出那不是俄國人講的話。

那個灰頭髮的女人就不是這樣了。當她第一次俯身向我說道：「你發生了什麼事，親愛的？你是誰家的孩子？」——我立刻知道這是俄國人的聲調，我還沒有從爬了一夜的野草叢中站起來，便放聲大哭了。雖然我的喜悅是有點過早的，因為我根本還沒有到了俄國人那裡，相反的却是一下子落入華爾姆先生的手掌中了。但那個時候我的腦子還不能一下子想到這個，我是太昏亂了。兩天前我跑出來的時候，盡我的兩條腿的力氣很快的跑，我也不知道怎麼樣好，而且我又很昏亂，因為我所逃開的事情是多麼可怕啊！

當那天大地震動，明亮的早晨竟變成了黑夜的時候，我正睡在家裡的床上。我聽到媽媽在院子裡

尖聲叫喊。但當我衝出黑色的臭不可當的濃烟時，我找不到媽媽了。地下有什麼人正在以一種奇怪的聲音尖聲大叫，那聲音非常像是媽媽的，但實際上不是媽媽，我不能分辨出它究竟是什麼。我也沒有看到小茜娜。裹着一件熟悉的黃衣服躺在那裡的人也不是茜娜……

『媽媽！』我大聲的叫了起來。一面團團轉的跑，但不知道從那一邊向媽媽的聲音跑攔弄去。但媽媽的聲音已漸漸微弱，我不能分辨出它的意思是什麼。別人的呻吟和尖叫在我的周圍愈來愈響了。那也是很可怕的尖叫。這時，什麼東西在灰塵和濃烟中嗡嗡地叫着咆哮而過，接着就猛烈的一聲落在地上，爆成了幾百片小片，這些小片立即就開始以各種不同的聲調咆哮着飛過我的頭上。于是我就開始逃跑了，接着又是個猛烈的一聲落在我後面的地上了，重重的軟軟的一塊黏土打在我的背上，我就一頭撞在第二間屋子的牆上，以後就不再記得也不再聽到什麼了。

此後，我聽到的一種聲音是沙沙的一種嘈雜聲，恰恰就在我頭上。我抬起我的頭，一種炙熱的東西打在我的臉上。鄰家的房子正在燃燒着。火舌在木牆上沙沙的響着，而且像波浪一樣的向各方面跳躍着，互相在竭力地競賽，好像他們正慌慌忙忙的要什麼事情快快做完的樣子，或者也許在那種奇怪的沙沙沙的耳語中互相告訴一個可怕的故事。

我趕緊起來，立即向我的房子跑去。但我不再承認我家的房子了。巨大的火舌正在從那裡朝我的方向跳出來。它們正在從窗上、門上爬出來。它們已經設法從屋頂裡擁出來，正在風中亂衝亂撞，在它們上面，黑烟像雲一樣的升入天空。

一個很巨大的火舌從窗子裡注意到了我，它要想把我捉住，但我很快的跳回來，它就狂怒地向籬笆撲去，這時籬笆是爹爹和我兩年前造起來圍住我們前面的菜園子的。火舌把籬笆重重的抽打了一下，然後很快的縮入了窗子。但它已在乾燥的籬笆上留下了火片，這些火片也就開始向整個籬笆蔓延開來，一直到變成大群火簇，其中有一個火舌竄出去，跳到了一叢白色的紫丁香花樹上，我就聽到一種像是什麼人在烤盤上煎醃肉的聲音。紫丁香的花和葉子立刻捲起來，變成了黑色。

我要想再衝進院子裡去，但那裡什麼東西都在火簇和濃烟中了。村裡所有別的房子也都在燃燒中，你再也聽不到人們的叫喊了。哭叫的聲音已經遠遠逝去了。

現在只有一片火簇的喧嘩聲了。這是多麼可怕啊，當你現在所聽到的只有在你周圍的火簇的聲音，在濃黑的烟雲中吞沒了人們活著的時候所建造起來的一切東西。接着又是什麼東西翁翁地叫著從我的頭上咆哮而過，我就開始逃跑了。

我跑了兩天，只有在夜裡稍稍休息了一回，躺在距大路不遠的楊柳叢裡，但一回兒便又接着再跑了。我竭力在想追上他們，以便能夠走上大路，再沿大路繼續跑下去。但那時不可能追上他們的。他們乘着機器腳踏車，坦克車和軍用貨車，而我則用兩只腳在跑。第一天裡，機器腳踏車和坦克車在大路疾馳而過，第二天是許多滿載兵士，和槍炮的軍用貨車。這些軍用貨車也很快，比我跑不知要快多少。不管什麼時候，當我跑近大路，一定有人在那裡步行或乘車向前面過去，而我所聽到的全是德國人的叫罵聲，德國人的談話聲。所以，我便又離開了大路，老遠的走進森林中去，和大路保持着視線以內的距離，繼續向前跑了。

但在第二天晚上，我已經不能再跑一點點了。我搖搖晃晃的推着，我的兩腿使我感到那麼酸痛，我甚至於要放聲大哭了。但我又怕大哭，所以我只低低的呻吟和哭泣，薄暮中，當我看見遠處空地上有一間屋子的時候，我便一直向它走去，也沒有想一想可能就有德國人在那裡。自然那時一切對我都是一樣的。我的胃識得發痛，我的腳也已經痛得不能再走，所以我甚至於不理會是俄國人還是德國人住在這裡。我不能在森林中再留一刻了。我快要死在森林中了。因此我就向孤獨地立在空地上許多高大的黑柱子中間的那間屋子走去了。

但當我非近的時候，我看到原來不是一個空場，那些豎立在四周的也不是柱子。原來都是燒毀的屋子的烟囪。於是我就知道，德國人也曾到過這裡，而這裡我也沒有一點東西可以找來吃了。我倒在密密的野草叢中，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她湊巧跑來碰見我了。

（註一：蹲腳舞是俄羅斯土風舞的一種，英文名字是Squatting dance，譯名也許並不頂適切。推測大概正如我們在寶石花中所看到的。當那個青年彫刻家但尼亞和那個女孩子結婚的時候，不是有個老頭子蹲着身子在地上舞蹈嗎？）